



失業

Lay off

柴克 著

自序

坐在書房，看著架上的藏書和曾經翻譯過的幾本外文書籍發呆，現在自己寫點東西，才感覺到創作者的辛苦。

要如何將人生中的酸甜苦辣，喜怒哀樂，用文字具體完整的表現出來，將那種透徹心骨、淪肌浹髓的感受傳達給讀者確實不易。

失業或是轉換工作跑道是大多數的人在一生中都會遇到的事情，生活的步調變得越來越快，所有的事情都不時的在變化，而人生中唯一不變的就是無常。

其實這本書斷斷續續的已經寫了七年多，一直到二〇一九年底才正式開始整理編輯，而當準備要出版的時候也正是新冠病毒開始蔓延的時候，檢疫隔離，班機停飛，封城鎖國，只怕疫情擴散造成更大的傷亡損失，許多人在生活和工作上也受到了影響，這對出版業而言更是雪上加霜，以至於拖到現在才能夠將這些故事分享給各位朋友。而在二〇二一年初的今天，病毒的擴散似乎還沒有趨緩的跡象，但願疫情早日結束，世人們都平安。

過去每當生活上發生了甚麼特別的事情，我就會以電腦、手機或是文字書寫的方式記錄下來以抒發情感。我試圖將我周遭朋友在職場上發生的故事以文字記錄下來，特別是他們在失去

工作時所發生的一切，有的故事詼諧有趣，有的際遇悲慘不幸，也藉此紀念和感謝我的幾位朋友，謝謝他們豐富了我的人生。

失業的朋友，在經濟上頓時失去了收入的來源，帳戶裡的存款越來越少，對前途感到茫然，不知何去何從，不知將來為何。

有些人遇到困難會樂觀以對，有些人遇到挫折會灰心喪志、自暴自棄。故事中每個人物的際遇不同、想法不同，所以造成了不同的結果。如果能夠記取失敗的教訓，將險阻和挫折化為激勵自己的力量，樂觀以對、積極進取，那就如〈阿峰〉那篇的結尾一樣。

花若盛開，蝴蝶自來！

謹以此書紀念阿峰和為所有精彩的人生喝采！

目錄

自序	4
Chapter 1 海風	7
Chapter 2 科技新貴	44
Chapter 3 國手	85
Chapter 4 寶藏	121
Chapter 5 太平洋的風	149
Chapter 6 阿峰	174
Chapter 7 海闊天空	199

Chapter 1 海風

「幹！你他媽的說甚麼。好膽你再說一次。」

阿雄仔對著工廠的領班大聲咆哮。

「你就是俗辣，好膽你就動手啊！我們就是要欺負你，怎樣？！」

阿雄仔聽了之後緊握著拳頭不發一語，眼睛充滿血絲，怒目瞪著領班。

「有本事哪一天你當老闆我就聽你的。你動手啊！來啊！哈哈！哈哈！哈哈！」

領班趾高氣昂的繼續挑釁著阿雄仔。

廠內機器設備和空壓機的聲音還是不絕於耳，其他人聽見了還是安分的在生產線上工作著，只是不時的會往這邊瞧看著熱鬧，混亂的氣氛之下空氣似乎有些凝結。

阿雄仔脫去身上藍色的作業員制服，往地上一扔，一個人轉身走向置物櫃。

周圍還是充滿了眾人的耳語和嘲諷的眼神。

打開置物櫃，拿了包包和手機，阿雄仔頭也不回的走向工廠盡頭的大門。

阿雄仔走到轉角處時，人事助理雅惠一把拉住他。

「正雄，不要衝動！」雅惠看著他輕聲的說著。

阿雄仔不發一語只見他仍緊握著拳頭。

「你好歹也領個離職金，好嗎?!」雅惠著急卻仍小聲的說著。

阿雄仔目光閃了一下，頭低低的還是不發一語。

「好啦！你先去後面等一下。二十分鐘後再回來，你還是要照規定辦理離職手續喔。」

阿雄仔抬頭看了淑惠一眼，握拳的手也放鬆了些。

「嗯！」

阿雄仔走到工廠後門的垃圾桶旁，蹲了下來，從襯衫胸口前的口袋裡拿出了包菸。

天空下著濛濛細雨，阿雄仔看著天空，看著一群飛過天際的鴿子，仍舊不發一語。

阿雄仔高職畢業後就北上從鄉下到這間工廠上班，工廠做的是電子零組件，雖算不上大廠，也算小有規模，和同事間的相處也算融洽，直到有一次尾牙餐聚老闆的特助和工廠領班喝醉了酒侮辱了阿雄仔，阿雄仔動手打人，從此以後被同事誤會，被特助和領班排擠。

雅惠是人事部的助理，打從五年前阿雄仔第一天進到公司後，就彼此有好感，也因為雅惠也是從南部上來打拼，又住在阿雄仔隔壁的村子，彼此有著共同的話題，所以特別聊的開。雖

稱不上男女朋友，但是偶而也會一起去逛街或吃飯，感情還算不錯。阿雄仔是木訥的鄉下小孩，雅慧則和大多數的女孩一樣不會主動的表達自己的情感，雖說都已達適婚年齡，但是工作和生活的壓力，讓她們彼此間的感情只停留在互相心儀的階段。

「阿雄仔！」

「阿雄仔！」

「喂！阿雄仔！」

打掃兼警衛的春伯仔喊著正雄。

「啥？」

「阿惠仔叫你進去。」

阿雄仔蹲在旁邊抽菸發呆，春伯仔叫他久久都沒有回應，回過神後，他站了起來，走向樓梯間旁的鐵門。

「少年仔麥失志！哉某？」（台語：年輕人不要失去鬥志！知道嗎？）

阿雄仔站在鐵門邊看著春伯仔，手微微地舉起，像是要告訴他說我知道了，也似乎是在向他道別。

「簽名！」

雅惠印出了離職單請阿雄仔簽名。

阿雄仔完全沒看內容寫些甚麼，拿起筆就簽了名。

「還有這裡。」雅惠指著A4紙上的另一個空白欄位。

「唉呦！別走嘛！我們怎麼捨得你走啊！」

領班和好幾位工廠的同事走了過來，以嘲諷的態度和輕謬的語言說著。

「別理他們！」

雅惠輕聲的對著正雄說。

「其他的我會寄給你。」

「再見了！正雄。」

阿雄仔提著包包，頭也不回的跨上了摩托車駛向廠區大門，默默地離開了他打拼了五年的工廠。

回到了住處，包包一丟，往床上躺了上去，歪著頭望向窗外，看到的是綿綿細雨，還有坐落在百公尺遠方外的那根排放著黑煙的大煙囪。

阿雄仔住在工業區旁的一個四層樓民宅，五坪大小的雅房，也就是不含衛浴的小套房，看

過去除了靠著牆壁的床外，只剩一張小桌子和塑膠衣櫥，空氣中還聞得到工業區所排放出的化學氣體和塑膠臭味，以及隔壁樓下市場攤販的魚腥味。每月租金新台幣五千元不含水電，勉強在北部有著一個棲身之地。

阿雄仔躺在床上，望著天花板，漸漸的就睡著了。

「豆花！」「豆花！」

阿雄仔被窗外的叫賣聲吵醒，看了一下時鐘，已經早上七點半了。他急急忙忙的爬了起來，穿上衣服，從小桌子上拿了摩托車鑰匙，看到昨天阿惠給他的離職證明書和薪資單，才想到他已經沒工作了。

阿雄仔脫去身上的外套，將鑰匙放回小桌子上，沮喪的坐在床邊。

這個世界不會因為阿雄仔沒了工作或是發生了任何事而停止轉動，桌上鬧鐘的秒針還是不停的告別過去，往下一個六分之一繼續前進。

發呆了好一會兒，阿雄仔想起生日時阿惠送他的一本書，看到窗外溫暖的光線灑落在房間的角落。

阿雄仔振作起精神，從床邊站了起來，又穿上了外套，拿了鑰匙準備出門去。

早上的工業區車水馬龍，阿雄仔到了他愛吃的麵攤點了碗米粉湯。

「阿雄仔，今天比較晚喔！昨晚睏某飽厚？」（台語：昨晚沒睡飽，是吧？）

麵攤的阿姨笑著對他說，同時手裡也沒停著給外帶的客人打包。

阿雄仔靦腆的笑著。

「來！你的米粉湯。」

阿姨把米粉湯端上。

「噢！你今天怎麼沒點油豆腐跟滷蛋，你不是最愛吃了。」

「呵呵！好！來一份。」

「吃飽好上工啊！」

阿姨邊說話還是邊忙著。

阿雄仔靜靜的吃著米粉湯，看著大街上車水馬龍和人來人往的影像發呆。

「吃飽了沒？」阿姨對著他喊了一聲。

「吼！你今天怪怪的喔！吃飽了就趕快去上班，遲到了要扣錢划不來。緊去！」

阿雄把錢放在桌上後騎著摩托車離去。

阿雄仔不知道要去哪，騎著車漫無目的的亂繞，跟著路上一堆趕著去上班的摩托車群從工業區一路騎到附近的山上，從山上騎到了市區，又從市區又騎到了工業區，直到摩托車熄火後才發現沒油了。

阿雄仔牽著摩托車慢慢的走到了加油站，把油加滿後，想起剛剛路過一間網咖，想想應該上網去找新的工作。

阿雄仔只有高職學歷，看到的職缺都是要大學或專科畢業，而且很多的工作現在都需要懂一點英文，阿雄仔的英文實在是不行。上網找了兩個多小時後，沮喪的走出了網咖。看著天色已黑，買了個便當和兩瓶啤酒掛在摩托車把手上，一路騎回到他的住處。

喝了酒之後，阿雄仔又睡著了。

「豆花！」「豆花！」

阿雄仔又被叫賣聲吵醒。

阿雄仔躺在床上，睜開雙眼，不知道今天要做些什麼，繼續賴床躺了好久。

想起昨晚做了個奇怪的夢，夢到了他和雅惠牽著孩子快樂地在公園裡玩，夢到了春源伯伯跟他說的話——「少年仔！麥失志喔！」。

阿雄仔爬了起來，決定今天還是繼續努力找工作。

起床出門後，阿雄仔照舊還是騎車到了早餐店報到。

「米粉湯，油豆腐跟滷蛋。」

「吼！今天精神很好喔！」

「哈哈！」

阿雄仔傻笑著。

阿雄仔的住所沒有網路，他也沒有電腦。所以一大早吃完早餐後，阿雄仔還是來到了網咖，開始找工作。他認真的更新了履歷，還寫了自傳，投了幾個作業員相關的職務，即便是學經歷要求比較高的，他也試著投遞履歷。

接下來他到就業輔導處申請失業給付。然後決定今天好好對待自己，決定去做他最喜歡的一件事。

阿雄仔一路開心的從工業區騎到了基隆，到了市區附近的釣具行。

整排的釣具行從市區的中正路一直延伸到幾公里外的八斗子漁港，阿雄仔在一間他以前經常光顧的店家前停了下來。

「吼！哩舊古沒來了耶！跑去哪啦?!」釣具行老闆金旺仔看到阿雄仔開心的打招呼。（台語：你很久沒來了耶!）

「最近白帶魚大咬……。連白天都釣的到，你麥信某？白燈那裡鬧熱滾滾。」老闆金旺仔繼續說著。

「騙笑耶！白帶魚白天會來岸邊吃餌？」（台語：少騙人!）

「真的啦！不知道為什麼。近海最近聚集了一大群白帶魚，可能是氣候異常的原因。加上你知道，基隆冬天都陰雨綿綿，中午過後日頭沒那麼大，天空灰濛濛的，魚餌一丟下去，白帶仔就來咬。」金旺仔邊看電視邊歪著頭咬著檳榔說著。

「有影某？」（台語：真的嗎？）

「不信你待會兒去釣釣看就知道了。」

「要放多深？」

「青菜啦！水面就有了。你要釣大隻一點的就放一隻竿子深吧！」（台語：隨便啦！）

「哈哈！是喔！嗯！那給我幾組白帶魚鉤，夜光棒和兩盒散肉（青籃仔魚或是秋刀魚切片）。」

「浮標和鉛錘不用嗎？」

「我這邊還有很多，免啦！」

阿雄仔和釣具行老闆有說有笑，添足裝備後就開心的離開。

阿雄仔來到了八斗仔的白色燈塔旁，看到堤防邊消波塊旁站了滿滿的釣客，還有攤販的叫賣聲。

阿雄仔的老家也在海邊，只是這裡的海和家鄉的不同，

阿雄仔的老家在台西，在台灣西部海岸，而這裡是東北角的起點基隆。

一邊是沙岸，一邊是岩岸。

一個是台灣海峽，一個是太平洋。

一邊是人煙稀少，安靜祥和，一邊是觀光人潮，熱鬧滾滾。

一個是家鄉，一個是異鄉。

連空氣中的海水味道呼吸起來感受都不同。

家鄉的海水味道溫暖間帶有蚵棚和稻米的清香，異鄉的海水滋味冰冷清新，且時常夾帶著冷冽的海風和雨水。

雖有不同，但是海水的味道總能喚起他的感官，這是除了在夢裡之外，現實中最能感受到家的感覺的地方了。

阿雄仔找了個人少的地方，不徐不緩的放下了裝備，慢條斯理地綁好了釣組並掛上魚餌，向著海平面的一端拋出了釣組。

白帶魚果真大咬，還都是三指以上（釣魚的人以手指來比喻魚身的寬度）。阿雄仔從下午釣到傍晚，從太陽下山釣到月亮升起，二十公升的冰箱已經爆桶。

天色已黑，看著海面的螢光棒和防坡堤上時而出入移動刺眼的車燈，人潮也越來越多，決定就此收竿。

阿雄仔看到手機上的 LED 燈閃爍著，打開一看，已經是兩個多小時前的訊息了，是雅惠傳來問候的簡訊。

「正雄，還好嗎?! 找到工作了沒? 加油!」簡訊最後還附上了一張笑臉。

阿雄仔凝望著海面滿滿的螢光棒，望著遠方公路上昏黃的路燈和一輪明月，發呆了許久後，把手機放到口袋，揹起了釣具，跨上摩托車在濱海公路上往前奔去。

「鈴鈴！」

早上沒被豆花伯仔的叫賣聲吵醒，倒是被手機鈴聲叫醒。

阿雄拿起了手機。

「你好……」阿雄睡意惺忪的回答著。

「是王正雄先生嗎？！你好。我這裡是遠大紡織。我們很欣賞你的工作經歷，不知道是否可以跟你約時間面試。」

一間大紡織廠的人資部小姐打電話來，很客氣的邀約阿雄前往面試。

阿雄掛上電話後，整個人都醒過來了。

電話又響了。

「你好！我這裡是三多自動機械公司。不知你對機械製造方面有沒有興趣，我們是日商投資的高科技機械製造商，未來將上市上櫃，前景非常的好……。」

阿雄今天一早總共接到了三通電話，全都是通知他前往面試的。

這幾天阿雄仔都精神抖擻的去了不同的公司面試。過了一週後又陸續接到了好幾通面試通知的電話。只不過之後都沒有任何回應。經濟不景氣，這幾個月來，阿雄找了好幾個工作都碰壁。想想再這樣等下去也不是辦法，還是出門去網咖把履歷再更新一下，多寄幾間公司。阿雄仔拿了鑰匙，關上了房門便出門去了。

「阿雄仔，下個月房租別忘了繳喔！」房東看到阿雄仔下樓，提醒他交房租的事。

阿雄仔站在摩托車旁，拿出皮夾裡提款機的明細，看了後所剩無幾，算一算繳了下個月的房租後就幾乎見底了。

阿雄仔又走回到住處，點了根菸，呆坐在房裡，眼神茫然。

失業許久的感覺就像汪洋中的一艘小船，茫茫大海，不知去向。他感到無比的惆悵，覺得自己很沒有用，一無是處，無力感不禁油然而生。

阿雄仔對自己說：「不然就先回家吧！」

收拾了簡單的行囊，隔天一早，阿雄仔向房東說明了原委，跨上了機車，一路往南。

天空下著濛濛細雨，摩托車不停地一路往南……漸漸的雨停了，露出了陽光。

從陰霾昏暗的台北，到翠綠的省道。

從擁擠的市區，到鄉間的小路。

阿雄仔騎到了村子口，停了下來，他猶豫了一會兒，往右穿過了田間小路，朝漁港的方向騎了過去。

阿雄仔不敢回家，坐在漁港旁用來綁漁船的生鏽大圓柱上，看著海發呆。

溫暖的陽光照在臉龐，看著海水，倒映在水中的陽光讓他進入了時光隧道……。

「阿雄仔哩蹬來啊！」（台語：阿雄你回來了啊！）

阿雄仔在神遊中被喚醒。

「啊！阿輝伯仔。哩賀！」（台語：你好！）

「甚麼時候回來的？」

「剛剛才到。」

「你去台北有沒有去釣魚？你以前最愛去釣魚。回來都沒有先回家，跑來漁港看人家釣魚。緊蹬企！你媽媽很想你耶！」（台語：趕快回去！）

「好！」

阿雄仔不敢說出他失業的事情，不敢說他不敢回家。怕阿輝伯仔問太多，趕緊跨上摩托車後就離開。

從漁港回到家只要三、五分鐘，這幾分鐘彷彿有一世紀之久。

到家門口前的路口旁，阿雄仔把引擎熄火，慢慢的牽著車走過去。

看到母親坐在門口剝牡蠣殼，門口還曬著蘿蔔乾，阿爸的歐多麥不在，應該是出門做事去了。

阿母仔看到阿雄仔回來了，開心的露出了笑容，放下了手上的牡蠣和小刀，吃力的站了起來，拍拍手上的髒汗，走向阿雄仔。

「阿母。」

「阿雄仔。」

「哩歐多麥耐永勘耶？是派去了嗎？」（台語：你摩托車為何用牽？是壞掉了嗎？）

阿雄仔趕緊回答沒油了，轉的有點硬。

「厚阿母看一下！嗯！有咖善，甲沒好齁？阿母但耶燉一隻雞尬哩補一下。」（台語：給媽媽看一下！有比較瘦，吃不好是嘛？媽媽待會兒給你燉一隻雞幫你補身體。）

「阿爸呢？」

「您阿爸企收蚵仔，順便去看看魚網仔甘舞抓到魚？」（台語：你爸爸去採收鮮蚵，順便去看看漁網是否有抓到魚？）

「嗯！」

「來！進來拜拜。跟祖先們上個香。」

阿雄仔乖乖地進了門，點上一炷香。

香煙裊裊，母親嘴中也念念有詞，希望祖先庇庇。

老家的佛堂，門口的大葉雀榕，甚至連屋外水龍頭旁那個用了十幾年的那個塑膠臉盆，依舊那麼地熟悉。

阿雄仔牽著母親的手走出了佛堂，看著老家的一切，內心感到無比的平靜。

「阿母仔！我幫妳剝牡蠣殼！」

「免啦！你騎車騎了一整天，應該是很累，去裡面休息啦！」

做母親的總是貼心，要兒子去休息。阿雄仔沒有多說，陪著母親走到了屋前的走廊下，拉

了張小板凳就坐了下來，幫母親剝著牡蠣。

晚上，阿爸回來開了瓶高粱，母親燉了雞湯和豬腳，全家人開心的一起用餐。

翌日。

故鄉熟悉的床，讓阿雄仔睡到太陽曬到屁股，醒來後已經九點多了。

推開房門，看到桌上有他最愛吃的碗稞和虱目魚湯，不過只剩下留給他的一副碗筷，顯然爸媽早已用過了早餐。走到門口向著外頭看，母親依舊在剝著牡蠣殼，而阿爸的摩托車也已經騎走了。

吃完了早餐後，看到母親在後院曬衣服，阿雄仔發動了摩托車，往漁港的方向騎了過去。

遠遠地就看到了老爸在他熟悉的舢舨上整理漁網，他停好車後跳了上去幫忙。

老爸沒有多說甚麼，而他也怏怏地低著頭幫忙。

舢舨旁的水裡有好多的小魚游來游去，水面倒映著船身和天空的白雲，不禁讓他想起了小時候的景象……

「透中午了，來去廟口甲麵賀某？」阿爸說。（台語：去廟口吃麵好嗎？）

捕魚網的時間過得很快，一下子就到了中午，父親提議到附近的廟口旁吃麵。

「頭家！兩碗乾麵，餛飩湯，青菜一份，再切一盤滷大腸。」

「阿水啊！你家的正雄長這麼大啦！」老闖娘在攤位上一邊忙著切菜，一邊大聲嚷嚷地笑

著說。

「哩馬幫幫忙！妳從小看到大，剛退伍那時候妳不是有看過。還不是一樣。」

「來啦！飲啦！」

老闖娘走了出來，拿了瓶台啤和兩個杯子放在桌上。

「我又沒叫必魯！」

「請你啊！兩個帥哥！又透中午，讓你們消消暑！」老闖娘邊走回麵攤邊說著。

阿雄仔的父親叫阿水伯，村子裡沒有新鮮事，每個人都認識。

阿水伯拿起啤酒，給兒子倒滿了杯子，接著倒了自己的杯子。

「少年仔！哩大漢啊！阿爸祝你一切都順事。人生就像討海，不管遇到甚麼風雨，甚麼困難，隆愛勇敢的向前。現在回來了，好好的休息，想想看接下來的路要怎麼走。哉某？」（台語：年輕人！你長大了！）

阿水伯仔拿起了酒杯一乾而盡，對著兒子微笑。

阿雄仔心裡知道，老爸知道了……。

午餐後父子倆繼續回到漁港邊工作，不知不覺一天又過去了。

「來！今天是冬至，愛甲圓仔，這阿母自己做的，我記得你小時候最愛吃圓仔湯。」母親在餐桌上端了一晚熱騰騰的圓仔湯給阿雄仔。（台語：要吃湯圓）

「阿母跟你說，你知道阿布拉那間歐多麥店嗎？！你細漢的時候都愛到他店裡玩，當兵前你也在那邊打工了半年，你也喜歡歐多麥……」（台語：歐多賣是摩托車的意思。細漢是小時候。）

「阿布拉之前跟我們借錢都沒有還，現在他也要退休了，他說那間店要便宜頂讓給我們，你以前不是很喜歡修理摩托車，你看看要不要去做黑手，自己做頭家，然後娶某……」（台語：頭家是老闆的意思。）

阿雄仔想說，挖哩咧！連阿母仔都知道他失業了。

想當然爾，知子莫若母，父親也是，從小一手拉拔長大的孩子，做父母親的怎麼會不曉得呢？

「要多少錢？」阿雄仔問。

「啊！錢ㄟ代誌你不要管啦！阿母會處理。」（台語：錢的事情你不要管啦！）

「阿捏甘賀？」（台語：這樣好嗎？）

阿雄默默地吃著湯圓，心裡想著媽媽剛才說的話。

望著窗外的星空，老時鐘在牆上滴答滴答的響著，寒冷的空氣中透露著一股溫暖。

隔天，阿雄起的較早，他和爸媽坐在餐桌前吃著早餐。

「阿雄仔！蛙嘎哩貢！你這幾天不用再幫你爸爸出海捕魚，他一個人就行了。」（台語：

蛙嘎哩貢是我跟你說的意思。」

「你去隔壁村子幫忙收桶柑和做點工。快過年了！他們很缺人手，一天有一千多塊錢，你就去幫他們忙，賺點零用錢！暫時睡他們的工寮，過幾天再回來就好了！」

「好！」阿雄聽到有賺錢的機會，高興地回答著！

「對了！你待會兒先去買兩瓶酒給機車行的老闆再去，也順便看看以後要接的店。」阿雄仔騎著車出門，到了雜貨店買了兩瓶便宜的威士忌，開心地騎往摩托車行。

「阿布拉！阿布拉！」

噠噠噠噠！

阿雄仔開心地拎著兩瓶威士忌到了車行門口，只見阿布拉蹲在裡面修理引擎，磨砂機轉動所發出吵雜的聲音，讓車行老闆聽不見他的叫聲。

阿雄仔看著這間老舊的機車行，好像也沒有甚麼特別的想法。

一會兒阿布拉轉過身來看見他。

「少年仔！哩來呀！」

「老師（傅）仔！好久不見！」

阿布拉看見正雄過來，停下了手邊的工作。

「這酒給你！」

「嗯！謝謝！」

「你阿母知道說我要退休了，說要頂我這間店給你做生意，反正我也老了，也該退休了。你知道我這間店生意不太好，尤其現在少年仔很多都騎電動車，甚至機油都自己換，你們要頂就頂給你……。」

阿布拉抽著菸一直碎碎唸。

「雖然這間小店沒甚麼，但是我也是開了一輩子，還有這些生財工具也花了不少錢，算一算我欠你們家的錢，你們也還是要貼我一些……，反正再過幾個禮拜，我把這些客人的車處理完之後，我就把店交給你們，就過年前啦！」

阿布拉還是一直說，阿雄仔也沒仔細聽。

「好啦！師仔！我要去隔壁村子幫忙，過幾天回來再請教你，我先走囉！酒放在桌上不要忘了喔！」

阿雄仔騎著摩托車往隔壁村子去了。

幾天後阿雄仔回到了家，再兩個禮拜就過年了。

阿雄仔幾天工作下來，幫忙採收橘子和一些農作，口袋裡多了萬把塊錢，也載了滿滿的柑橘回來。

「咦？怎麼家裡沒有人。」

阿雄想說阿母可能是騎腳踏車去菜市場，而阿爸出海捕魚去了。

阿雄仔把柑橘放在家門口後想說還可以去漁港幫忙，就騎著車又出門了。

阿雄仔滿面春風，因為口袋裡有了錢，而隔壁村的農家們都很喜歡阿雄，說隨時都歡迎他來幫忙，而他也快要可以自己開店了。

車子騎到了漁港，繞了半天沒有看到阿爸的船，正想說應該出海去了還沒回來，結果看到阿爸的船在漁港另一邊正被一台怪手機具吊上來。

阿雄仔轉頭騎了車過去，卻只見到操作怪手機具的工人坐在上面，沒有看到阿爸的人。

怪手繼續作業著。船上的引擎已經被吊到一旁的卡車上，其他重要的裝備也被拆得差不多了，幾乎只剩下舢舨本身的船體。

「喂～喂～」阿雄仔叫著怪手司機，可是巨大的聲響，怪手司機根本聽不到正雄的聲音！

怪手司機繼續作業著，將船體吊起並準備放在堤岸上。

阿雄衝了過去，擋在怪手前面。

怪手司機終於停了下來。

「你是不要命了喔！」

阿雄衝上前去爬上駕駛座把司機拉了下來。

「你是在起笑喔！」司機說。（台語：起笑是發瘋的意思。）

「你在幹甚麼？這是我阿爸的排仔！」

「我不知道啊！人家付錢叫我做的啊！我只是收錢辦事你兇甚麼？」

兩個人劍拔弩張，就快打起來了。

這時候里長伯剛好騎著車經過。

「蝦米代誌？」里長伯說。（台語：甚麼事情。）

「幹！這少年仔起肖擋在前面。」

里長伯這時候下了車，知道怎麼一回事了。

「你是阿水仔的兒子，對某？」

「你阿爸把船賣了。船主只要引擎和船牌，所以請人家來把它拆掉。」

「甚麼？怎麼可能？」

「不信你回去問你阿爸。」

阿雄仔一臉錯愕，不敢置信。

怪手司機回到車上，繼續啟動機械作業，發出隆隆巨響，阿雄仔失神的騎著車回家。

「阿雄仔！阿雄仔！」

阿雄在回家的路上後面追來了一輛摩托車！

阿雄仔停了下來，往回看是一位歐巴桑。

「阿雄仔！我是阿滿仔阿姨，你不記得了嗎？」

「是喔！哈哈！」

「我都還記得你，你居然忘了我。以前常和你阿母去鹽田工作，還會買糖給你吃。」

「對了！你阿母把證件放在我們銀樓，我拿來還。」

「我阿母去你們銀樓買飾品喔！」

「不是啦！你阿母說要用錢，所以拿一些首飾和金條來。」

「好啦！證件你收好。有空來坐喔！」

看著阿滿姨騎車離去，阿雄仔愣在那邊。

阿雄仔回到家後，還是沒看見爸爸和媽媽。把柑橘拿進去後，累的倒頭就睡。

「甲蹦蹦啊喔！」（台語：吃飯了喔！）

阿雄仔聽到母親叫他吃飯，醒了過來，看到身旁的時鐘已經傍晚六點多了。

「緊來喔！我和你阿爸肚子都餓了！今天有你愛吃的蚵仔酥和紅蟳喔！」

阿母在門外的廚房叫著。

阿雄走了出來，坐在餐桌上，看到滿滿的菜餚。

「來！甲菜。」阿爸對著阿雄仔說。（台語：吃菜。）

阿雄仔看到爸媽開心的樣子，也跟著開心了起來。阿雄仔也高興地分享了這幾天打工的趣事和賺來的錢。一家吃得很開心。

突然間阿雄仔發現阿母脖子前面那條玉珮和手上的那條金項鍊都不見了。

這時她才想起阿爸的船也是。

「阿母！哩ㄟ金仔咧？」（台語：妳的金子呢？）

「沒啦！收起來了。」

「麥嘎蛙騙！」阿雄放下碗筷皺著眉頭看著母親。（台語：不要騙我！）

「甲飯啦！某代誌啦！」（台語：吃飯啦！沒事啦！）

正雄的媽媽繼續吃著飯裝作沒事，沒有回答。

「啊！剛好有件事情要跟你說。」正雄的爸爸說。

「我想說最近都補不到甚麼魚，年紀也越來越老，抓不太動了。抓魚仔抓了四十幾年，也該休息了，所以把我的舢舨賣掉。」

「阿爸……」

「來啦！喝一點魚湯啦！」

「這幾年船牌也很值錢，而且我有漁會的退休金，免擔心啦！」

阿爸還是開心的說著。

阿雄仔默默地吃著飯，想起阿爸那台用了一輩子的筏，還有阿母的嫁妝，想起了阿布拉說過要頂那間店還要貼他一些錢……，想到這裡，阿雄仔不禁濕了眼眶，流下了眼淚。

晚上，阿雄躺在床上，想了好久好久才睡著。

一大早阿雄仔洗了把臉，吃過早餐後精神抖擻的出門了。

阿雄心裡想，阿爸阿母那麼疼愛他，既然頂下了機車行，就好好幹。

到了機車行後，看到阿布拉正在整理門面，車店裡不在那麼凌亂，所有的東西都有條不紊的放置著，車行裡只剩下阿布拉自己的歐多賣。

阿布拉看到阿雄仔來到車店，點了根菸，望著自己車行的招牌許久。

「阿雄仔！你是要用自己的招牌，還是要自己取個名字？」

「沒關係！都可以。」

「甚麼都可以？今天開始你就是老闆了。都可以？自己想好自己決定。」

阿雄仔走進店裡，仔細的檢查阿布拉所留下的生財器具，他發現有些工具已經老舊不堪，幫浦似乎也不太夠力……。

「賀啦！這間店就交給你了。桌上那本名片簿裡有所有供應商的聯絡電話，他們的業務三不五時也會過來喝喝茶，你不用擔心。阿捏！祝你好運！古的拉克！蛙麥來去雲遊四海啦！」

「少年仔！加油！甘巴爹優。」（甘巴爹是日文，加油的意思。）

阿布拉發動了他的摩托車，回頭看了一眼自己經營了數十年的老店後，轉身離去。

阿雄仔走出了車行門外，望著離去的阿布拉，揮了揮手。

回到了店內，阿雄仔清點了工具數量，零件，機油存量，店內庫存的新輪胎和一些物品，仔細的列出了清單，記錄下還需要添購的物品以及金額，並盤算著如何經營這間店。

「頭家！借一下打氣機，輪胎沒風啊！」路過的單車騎士說。

「喔！好！馬上來。」

阿雄回應著走到門口，開啟了幫浦開關。

「咦？老闆呢？」單車騎士疑惑著問。

「我就是。」

「咦！以前那一位老闆怎麼不在了。我每年環島都會經過這裡。對了！老闆好像叫做阿布拉。」

「對！他退休了。我剛接下這間店。事實上，今天是第一天，你是第一位客人。」

阿雄仔邊幫單車騎士打氣邊說。

「好了！」

「啊！謝謝！感恩。多少錢？」

「打氣不用錢啦！又不是土匪。」

「哈哈！那怎麼好意思。我是你第一位客人耶！」

「真的不用啦！」

「哈哈！那這個請你吃。」

單車騎士從背包裡拿出了一包糖說。

「蛙！寫日文耶！」

「這是我女朋友上個月去日本旅遊時買的。」

「哈！有女朋友真好！」

「哈！」

「小心騎車喔！」

「好的！老闆謝謝！掰掰。」

阿雄仔看著單車騎士離去，單車後面的旗幟隨風飄動，上面寫著「環島！加油！」
心想，自己也要加油！

日子過得很快，一轉眼一年就過去了，阿雄仔每天都早出晚歸，熱心專業的服務讓店裡的生意有了起色，在這樣的鄉下小鎮裡算是不錯的成績。

「好！我等一下過去幫你看一下，在菜市場嗎？發不動是不是？好！」

阿雄仔服務到家，無論是在店裡面幫客人做車輛保養，更換輪胎或是機油，還是車子壞掉，只要客人需要，都會親自跑一趟。

「老闆！換機油。」客人在門口將車子停了下來。

「好！馬上來。」

阿雄仔放下整理到一半的速克達，拿了罐機油走了過去。

「這種中油的好嗎？還是要進口的合成機油。」阿雄仔詢問著客人。

「便宜的就好了。」

阿雄仔拿了塑膠托盤放在車子底下，熟練地卸下了螺絲，老舊的機油洩了出來。很快的就換好新的機油了。

吼～吼～

遠遠的阿雄仔看到有三輛改裝的機車騎了過來，是三個不到二十歲的少年仔，機車所發出的聲音很大，似乎排氣管經過了改裝。

「老～闖～」

吼～吼～

其中一位少年仔一邊催著油們，一邊大聲地叫著阿雄仔，尾音還拖得很長。

「你好！請問要換機油嗎？還是要買甚麼？」

阿雄仔說話的同時，三台機車一起催著油門，其中一台還衝撞了客人的車。

「聽不到啦！」少年仔大聲吼著。

一旁的客人有點嚇到，趕緊掏了錢給阿雄仔就趕快騎走。

「你們現在是怎樣？」

阿雄仔覺得這三位年輕人來者不善，似乎有點挑釁的意味。

「不怎麼樣啦！聽說你生意不錯。」年輕人邊說邊捲起袖子，露出了手臂上的刺青。阿雄仔忍住怒氣，轉身低著頭整理東西。

「厚！不理我們。那麼俗辣！哈哈！哈哈！哈哈！」

帶頭的少年仔下了車，走到店裡東看西看，拿起掛在一旁的安全帽把玩著。

「小事情啦！這裡我們在罩的。你每個月給一點零頭我們就會好好照顧你。」

阿雄仔聽到這句話後，終於了解這些少年仔的來意，生氣的瞪了他一眼。

帶頭的少年仔冷笑了一聲，將架子上整箱的機油掃了下來。

阿雄生氣極了，一拳就揮了過去，兩個人扭打了起來。

其他兩位少年仔見狀也衝了上來，阿雄仔拿起地上的活動板手揮舞著，順勢架在其中一位紅髮少年的脖子上。

劍拔弩張的氣氛，店裡面一團凌亂。

「好！好！不打擾！不打擾！」帶頭的少年仔擦了擦嘴角的血漬，皮皮的走出了店門口外。

阿雄仔鬆手推開了紅髮少年仔。

紅髮少年不甘願的又衝了上去。

「走啦！我說甚麼你沒有聽到嗎？」帶頭的少年仔怒斥著。

阿雄仔望著三位囂張的流氓離去，看到店裡亂成一團不禁皺起了眉頭，也只好抵著嘴角，

摸摸鼻子，自認倒楣的整理散落的物品和傾倒的機車。

晚餐時母親注意到阿雄仔的臉上有瘀青，阿雄仔不想讓家人擔心，只是輕描淡寫的說是工作的時候擦傷，並沒有提起今天有混混來找碴強收保護費的事情。

隔天一早，阿雄仔跟平時一樣開店做生意，並沒有甚麼特別的事情發生，那些少年仔也沒有再出現過。

時序來到了春天，阿雄仔店裡也進了些經銷商供應的新車，還做了一個新的玻璃櫥窗來販賣價格較高昂的安全帽，生意也越來越穩定。

照例阿雄仔每天吃過早餐後就出門，到了車行就拉開鐵門，將機車挪到門口排排站，開始一天的工作。機車行除了一般的保養維修和新車販賣，能夠賺比較多利潤的就是費時費工的工作，比方說將老車的引擎大拆清洗，或是幫趕時髦的年輕人更換進口零件，這些麻煩的工作，上進的阿雄仔當然也樂在其中，只是進口的部品常常要看原文的說明書才能正確的安裝，阿雄仔為了多賺點錢也時常翻閱著字典查閱單字，有時候霧裡看花也只好摸摸頭皮打電話給老師傅阿布拉不恥下問。

「今天要把這台機車的活塞換好，還有旁邊那兩台要換鋼圈和排氣管……。」

阿雄仔自言自語專心的工作著。

「老～闆～」要修理機～車～

「好！」

阿雄仔一轉頭又看到前些陣子來店裡鬧事的少年仔。

「你又來幹嘛？之前被修理的還不夠嗎？！」

「嘿嘿！就是來看你生意好不好，再來給你修理修理。」

阿雄仔看到門口停了一台遊覽車，下來了一大群的黑衣人。

其中一位小弟說：「就是他嗎？吼係！」（台語：給他死！）

ㄟㄟ麥吼係啦！出人命我不就要跑路。怎麼那麼笨。（台語：不要給他死！）

砸店讓他做不成生意，然後躺三個月就好。

少年仔看著阿雄仔張著嘴大笑。

算優待你喔！一般是要躺一年喔！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阿雄仔握緊了拳頭，氣憤的眼神全寫在臉上。

帶頭的少年仔吐了口檳榔汁在地上，使了個眼色給那群黑衣人並做了個手勢。

一群黑衣人開始往前衝。

拿著棒棍的黑衣人推倒了門口的整排機車，開始進到店內大肆破壞，砸破玻璃櫥櫃，弄倒工具箱，將牆上的海報和畫框丟到地上。兩名壯漢架住了阿雄仔，任由其中一位黑衣人毆打……

「處理好就走了，不要搞太久，等一下條子就來了，而且我等一下我還要茶店仔泡個茶，差不多就好了，知道嗎？」帶頭的少年仔站在店門外點了根菸，吐出煙圈後跟旁邊跟班的小弟如是說。

場面一團混亂，伴隨著咆嘯的嘶吼聲和物品破碎的聲音，阿雄仔也被揍的全身都是傷。帶頭的少年仔背對著機車店邊玩著手機邊露出笑意，並隨意地將抽剩的菸蒂很帥氣地彈了出去。正當混亂之餘，有一台黑頭進口轎車經過停了下來。後座車窗緩緩地降下，裡頭坐了一位穿著花襯衫，帶著墨鏡，身材粗壯的中年男子。

「喂！你是在幹嘛？」中年男子對著帶頭的少年仔大喊著。

「歐嗨優！蕃薯大仔！鼓摸您。」少年仔轉頭看到這名男子後，臉色從玩手机時的笑意瞬間轉為驚恐，然後立即的又擠出了笑容。（歐嗨優勢日文早安的意思；鼓摸您是英文早安的意思。）

「鼓哩ㄟ頭！不是叫你去廟口那幾家店收錢，怎麼還在這裡。這裡是在衝啥小？」

「啊……！ㄟ……這邊有點事情在處理啦！」（台語：給他死！）

「甘是阿捏？」蕃薯大仔帶著懷疑的口氣說。（台語：是這樣嗎？）

「聽說啊！最近你都去搞些有的沒有的，還有上個月的帳目也有點不清楚。鎮長和議員在喝酒時都有在抱怨，說我都沒管好讓他們很難處理。不是我們的角頭你就不要碰。我們圍事的地方是市區中華路的酒店和賭場，以及廟口和舊市場那邊，其他的是別人的。至於這種地方我們不要碰，錢不多又會惹來麻煩。議員說我們的小弟亂收保護費，是不是就是在說你？這邊的人不是漁民就是一般做小生意的店家……。」蕃薯大仔繼續說著，而砸店和打架的喧鬧聲沒有停止過。

「碰！鏘！」

一只安全帽從店門內飛到店門口，砸到了倒在地上的摩托車油箱後滾到了外面，這時候阿雄仔被黑衣人強行拖到外面，滿臉是血，上衣和褲子都破掉了。

「處理好了就趕快去廟口，不要亂搞，這種事情我不要在場。」蕃薯大仔轉身往他的賓士轎車走了過去。

上車前，蕃薯大仔回頭看了一眼，看到阿雄仔胸口的胎記。他愣了一下後，往機車店的方向快步前進。

「蕃薯大仔！」所有滋事的黑衣人都停了下來問候。

蕃薯大仔表情嚴肅，蹲了下去仔細地看了一眼。

「都回去！」蕃薯大仔嚴肅的說。

「大仔！這我處理就好。」帶頭的少年仔說。

「幹你娘耶！我叫你回去就回去。」

「現在！馬上！」

帶頭的少年仔和黑衣人聽到老大發脾氣後，快步地回到了遊覽車上，隨即離去。原本混亂的現場隨變得安靜無聲，一旁遠遠觀看的一些民眾也漸漸離去。

「阿雄仔，是蛙啦！……拍勢啦！」

蕃薯大仔蹲坐著，雙手扶著倒在地上的阿雄仔。

阿雄仔勉強睜開瘀青的雙眼看著蕃薯大仔。

原來十多年前，蕃薯大仔一個人跑到附近的小漁港釣魚，沒穿救生衣，又不會游泳，附近又沒人，剛好阿雄仔在舢舨上補漁網，見狀後趕緊跳下去救他，要不是阿雄仔，蕃薯大仔就會溺斃，不可能會活到今天。

「哩是……蕃薯大仔？」阿雄仔有氣無力的說著。

此時救護車和警車都到了，鳴笛的聲音好不緊張刺耳。

兩位配槍的員警走了過來，右手雙雙搭在配槍上隨時準備拔槍。

「是你！蕃薯大仔。」員警說。

「沒事！沒事！誤會。」蕃薯大仔站了起來，也一同攙扶著阿雄仔。

「這樣好不好？先讓救護車送這位先生去醫院，然後我跟你們回派出所。這樣處理可以

嗎？」蕃薯大仔認真地看著員警說。

「零貳凍兩、零貳凍兩、任務結束準備返所……」

蕃薯大仔看著醫護人員用擔架將阿雄仔抬上救護車後，坐進了黑頭轎車，命令司機跟著警車到當地的派出所。

翌日

「有好一點沒有？」

蕃薯大仔提了一籃水果和禮盒到了醫院探望阿雄仔，等到熟睡中的阿雄仔睜開雙眼後才開口說話。

阿雄仔貼著紗布的臉還沒有完全消腫，微笑看著蕃薯大仔點了點頭。

「拍勢……我的小弟不懂事，把你搞成這樣。」

「你不用煩惱，你店的事情我會請人去處理，會好好整理，離開時會把鐵門拉好，一切都不用擔心。我小弟的事情我也會處理，你好好的養傷，所有的一切我都會負責。」

「拍勢啦！」阿雄仔說。

「拍勢的是我。真的不好意思。」

聊了一會兒後，護士進來換藥，蕃薯大仔也告辭離開了。

隔週，阿雄仔傷勢好多了，準備辦理出院手續。

「王正雄先生。你的住院醫療費都已經繳清。還有，幫你付錢的先生留了一封信給你，他說他趕時間，所以先走了。」櫃檯的收納小姐說。

阿雄仔走到一旁，打開了信封。

「阿雄仔！」

不好意思，我的小弟我沒有管好，把你的店砸成這樣，還把你打傷。我已經交代好，從今以後不會再去騷擾你了。你的店，損壞的物品和機車全部都進了新品，連所有的工具和設備都是整套全新的，整間店都幫你整理好了。抽屜的底下有一張支票，是我一點小小的心意，請務必收下。

真正拍勢，又欠你一次。你不用謝我，是我要謝謝你，我這條老命是你救回來的，當初如果沒有你，我可能就永遠沉在海裡，也不會有今天了。你知道我是七逃郎，就算做到老大，也還是過一天算一天，我和你完全是兩個世界的人，最近因為有一些事，我要出國深造，你知道我的意思。好兄弟，我會想你的。祝福你！」

從此以後，阿雄仔的店也越做越順。

日子一天過了一天，一年又過了一年。

週休二日，加上阿雄仔村子附近道路規劃新增了一條快速道路以及政府發展觀光和市場改建，往來的車流越來越多。原本已有起色的生意，現在更加旺了起來，店內維修保養的摩托車也越來越多，多到放不下堆在馬路旁，阿雄仔還得租下旁邊的店面才放的下，店內也多了個學徒。

「謝謝！有空再來坐！」

阿雄仔收過錢，向客人致謝後，打開抽屜將現金收好，覺得自己好幸運，桌上還放著每年過節時雅惠寄來的風景明信片，他還一一放在相框內，他從店內往外看，看著遠方，看著藍天，看著在天空中飛翔的鳥兒，想著那段在台北的日子，還有想念著雅惠……

「老闆，我車子發不動，麻煩幫我看看好嗎？」

阿雄仔從神遊的時光隧道中醒了過來。

看著店內一堆待修的車子，還有桌子上成堆的明細和銷貨單，客人代辦過戶的行照和證件，他站了起來，走到店門口開始工作。

「阿雄仔！我這個騎起來聲音怪怪的。」漁港的阿源伯仔騎著老野狼，後面自製的鐵架上載著橘色的方型塑膠桶，桶內載滿了漁獲。

蹲在地上的阿雄仔聽到熟悉的聲音也沒抬起頭來繼續檢修著手邊的車子，剛才的客人還在一旁等待。

「吼！你也看一下嗎？」春源伯仔說。

「就跟你說那個塑膠桶子換一下，才幾百塊錢你又捨不得換新的。你那個桶子都破了，載的又是現流仔，每天這樣一直滴，一直滴，鹽水都吃到後輪裡面的軸承了，裡面的珠子都鏽光了，沒有聲音才奇怪。」阿雄仔還是蹲在地上低著頭做事。

「不然你也幫我噴一噴，給他順一點。」

「好啦！等一下給你噴，我這邊快好了。」

「緊喔！」春源伯仔催促著。

阿雄仔認真的低著頭工作，額頭上的汗水都滴了下來，他聽到另一台摩托車引擎的聲音越來越近，又有其他的客人來了。

「老闆！幫我換個機油好嗎？！」是一位小姐的聲音。

「不好意思！要等一下喔！」阿雄仔說。

「還要讓我等多久？」

阿雄仔覺得聲音聽起來很熟悉，他拿起旁邊的抹布擦了擦滿是油汗的雙手，轉身抬起頭來，在背光刺眼的陽光底下，他看見了雅惠的身影……。